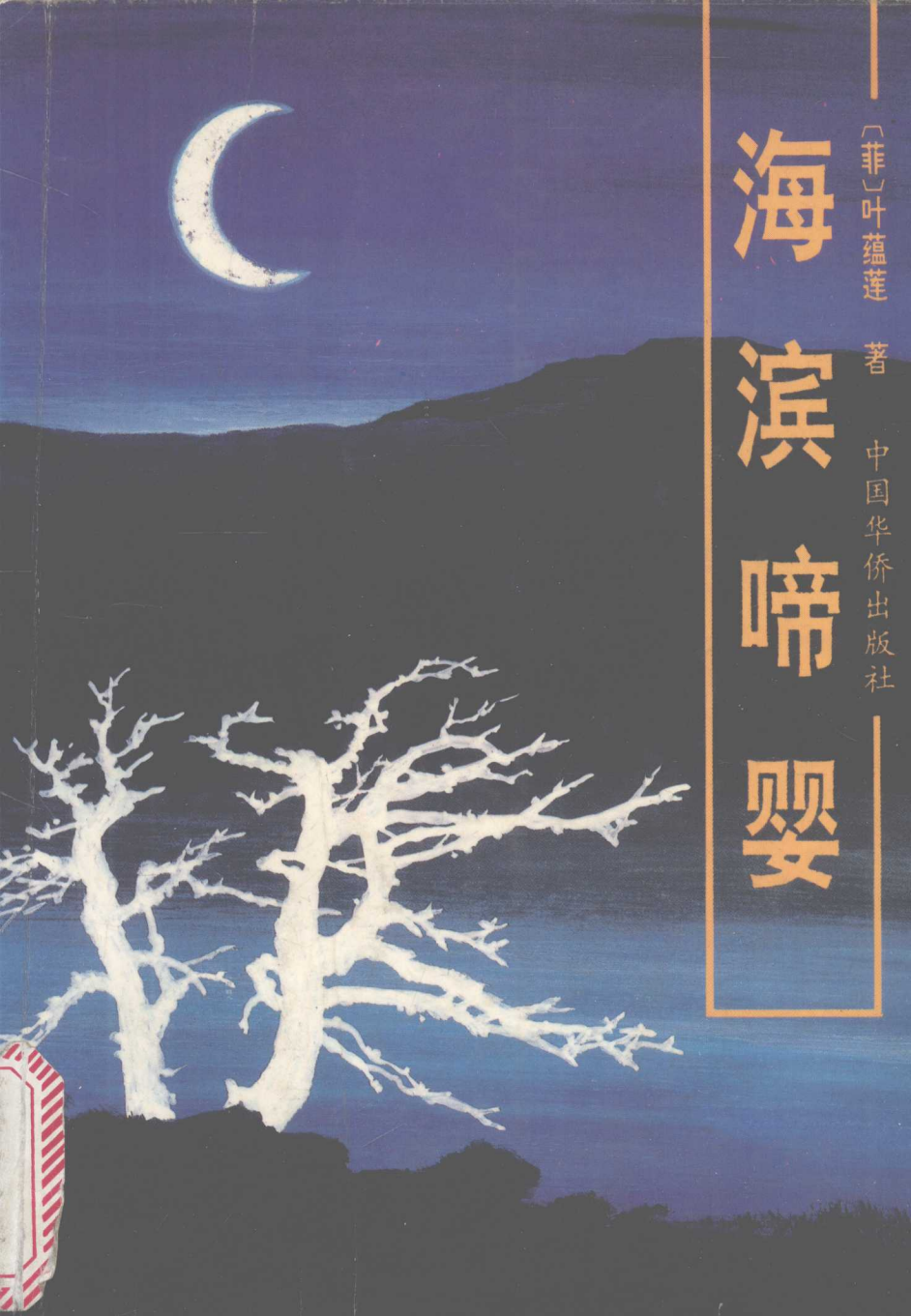


〔菲〕叶蕴莲

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海滨啼婴



海滨啼婴

(菲) 叶蕴莲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9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滨啼婴 / (菲) 叶蕴莲著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1994

ISBN 7-80074-815-0

I. 海… II. 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菲律宾—现代②言情小说—菲律宾—现代 IV. I 34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4) 第 00142 号

海 滨 啼 婴

(菲) 叶蕴莲 著

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30 号

(邮政编码: 100010)

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者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 135 千字 7.25 印张

版 次 199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074-815-0 / I·323

定 价 8.00 元

简介

海滨啼婴，初意是“海滨别墅的啼婴”，因题名太长，故用海滨啼婴，当时也曾顾虑到，读者也许误会，以为被遗弃在海滨的啼婴。

杨仁光夫妇的老怀，是否受得住“绝后”的打击？所以整个故事，都在啼婴身上。

海滨别墅的主人——杨仁光夫妇，急欲独子早日成亲，得以继后有人。岂料独子因车祸，生理上不能结婚。

为了“孝道”，岂能无后？于是，造成这个“移花接木”的啼婴——杨天德。

如果杨仁光夫妇，不迫独子——志琨，娶的是世交——高逸轩的独女——静芸。而静芸和——魏少鹏，若不在求学时期，早已许下山盟海誓！则志琨亦无从去施展其计划。所以说世事，冥冥中早有定数。

志琨以“偷天换日”之策，令双亲得偿：含饴弄孙之乐，以终天年！少鹏与静芸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志琨有缺陷，怎能在双亲之前举行婚礼？于是藉题旅行结婚，将静芸带去广州与少鹏结婚。若不因日军南侵，他们是会长期在广州住下来。

静芸已有喜，假翁姑的仁光夫妇，定要媳妇回家待产。他们三人回到——鼓浪屿的海滨别墅。不久，归队命令已到，于是黯然而别！

噩耗传来，志琨和少鹏，在“邕宁之役”，为国捐躯了！静芸也产下夜夜哭啼不停的——啼婴。

静芸在痛定思痛之下，唯有孝顺翁姑及抚孤！

仁光妻子去世后，为了海滨别墅，不能没有主妇，于是仁光续弦了。谁知继室与表哥通奸，甚至密谋对啼婴下毒手，因为他是仁光全部财产的继承者。

志琨和少鹏，同是福建省人。民国初期，内地土匪猖獗，家破人亡！唯有避难来万国租界的——鼓浪屿。

在广东“黄埔军校”求学时，志琨和少鹏才认识。因志琨车祸受伤，少鹏衣不解带的照顾，遂结为异姓兄弟。

志琨自知不能结婚，为了“孝道”，曾要求义弟代娶妻。谁知后来倒是他代义弟娶妻，这两位义兄弟，彼此大义凛然，令人起敬！

八年抗战，悲欢离合。少鹏非贪生怕死之辈，完成了义兄所托的“遗书”，毅然决然地忍痛离开相聚了七年的爱子，他是否去殉义呢？或隐姓埋名，远走他乡？

天德这个聪颖异常的啼婴，早就注意到除下眼镜的老师，正像墓碑磁相的——叔叔。

仁光夫妇的墓园，在他俩墓旁的左右，是儿子及义子的“衣冠冢”，碑上嵌有磁相，每周静芸母子定来献花。

一次，天德特地带老师去墓园，老师不但除下眼镜抹眼睛，还搂住天德说：“可怜的孩子啊！”于是他更证实老师

就是叔叔。他再三告诉母亲：叔叔尚在人间。

静芸始终不信，还说他认错人，老师是姓吴的啊。

后来天德看过少鹏的笔记，孤独凄寂，又因炮火跛了脚的老师，原来是自己的亲父！可是，爱惜自己的老师，已因病不来授课了。他不知流过多少眼泪？向校长要老师的地址去探病，但校长给他的终是失望的回答。

天德含泪向各长辈说：用他的名登寻父启事，若寻不回父亲，决定放弃学业，天涯海角，万里寻亲！

两位叔公，安慰伤心的天德说：“无论付出任何代价，也要找到你父亲，回来和我们团聚的！”

海滨别墅的啼哭，他的啼声里，啼出了“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”各主角的戮力演出。

至于能否寻回少鹏？读者自有见仁见智的答案。

下集：“生死情绵绵”再与读者见面。

海滨啼婴

—

柔和的晚风，轻轻地拂着浓荫的树林。花草树木，都在轻松的摆舞。夕阳映在海面，闪耀金黄色的波光，沙滩永无宁息地奏着节拍的音律。像画一般的景色里，这个小屿的海滨树林中，藏匿了大小不一的精致别墅。

凸出在树林外的海滨，有两座设备贵族化的——约瑟医院，其中一座是留产院。这座两层全刷了白色的庞大建筑物，霞光的映照，好像少女白皙的脸孔，敷上薄薄的胭脂，它怡然地、安详地，任由夕阳的抚摸。

这天，留产院的产房外，一对年近耳顺的夫妇，他俩脸上都呈现紧张忧虑之色，彼此都注视着产房之门。

男的不断地长嗟短叹，女的则幽幽地啜泣！

杨仁光焦急地踱来踱去，额角浮现着青筋，两道浓眉已锁成一字形，面上的皱纹，比平时显得更繁密。他长叹后向老妻说：

“但愿琨儿有灵……为杨家留下一颗种子……”

仁光的妻子，体质瘦弱，白发苍苍。她自从知道媳妇也

许会难产，日夕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。独子已为国捐躯！伤心泪唯有背着寡媳偷弹。她双目无神，面颊深陷，好容易盼望到媳妇瓜熟蒂落之期。据医生报告，恐会难产。这消息怎不令仁光夫妇焦急？他俩守候产房外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依然得不到产妇的情形。而今听到丈夫这样说，她更老泪纵横，仰天哭叫：

“琨儿……你魂而有知……要保佑静芸平安……和你留下唯一的……遗腹子……琨儿……琨儿……”

她浸溺于泪河里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？始见护士从产房出来，她急抹眼泪迎上去：

“护士小姐！产妇现在的情况怎样？”

“林医生方才检验过，婴儿大约在今夜才会出世。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仁光夫妇，同声地急问。

“不过证实是难产。”护士说：“你们急也没用，不如先回府上，必要时，我会通知你们的。”

仁光无可奈何地，带着沉痛的心绪，扶住已成泪人的妻子，步出留产院。她一路走，一路哭哭啼啼地说：

“林医生早就说过恐会难产。想当日静芸受那么惨痛的打击，胎儿能保得住，已算杨家祖先有灵了！”

“但求上苍垂怜！静芸母子平安顺利，就算付出任何代价，都在所不惜！”仁光凄然地说。

约瑟留产院，二楼廿六号房，这房间是全院最优雅的一间。一面临海，一面望去是整列的树木，幽静的道路。

房里布置很清雅，一床雪白的被褥里，躺着一个年约廿

六七岁；失了知觉的产妇，她头发蓬乱，面色苍白，要不是还有丝丝的微弱呼吸外，简直像咽了气的死尸。

面带愁容，守候在床边的特别班护士，她不时注意着产妇的脉搏，她更同情产妇的悲惨遭遇而长叹！

仁光夫妇也站在床前，眼看着失了知觉的媳妇，一条小皮管插入鼻孔里，接驳氧气，一瓶自来血一滴一滴的，由插在血管的针孔输入。杨老太忍不住就问护士：

“何以到现在，她还未苏醒呢？”

护士就把昨夜难产的经过，及产妇出血过多的情形报告着，最后她说：

“林医生吩咐过：最好产妇苏醒时，你们避开，免她见了亲人，又触动心事，加添悲伤！”

不久，林医生进来，他细心地替产妇诊视过，面露满意之色，而向仁光夫妇，拱手作揖：

“杨世兄！世嫂！恭喜你们！令孙儿一切都很正常，不过先天的影响，后天就须更加细心的照顾。”他指着产妇又说：“静芸虽仍昏迷，但一切都脱险了，大约在今夜始能苏醒。不过当她醒来的时候，最好别让她见到你们，免她伤心！静芸的身体，今后更须小心调养。昨夜的情形真险，几乎令我束手无策。总算杨世兄的洪福，胎儿能够及时手术抱出。为免你们担忧，所以没去通知。”

“林医生！全仗你医术高超，着手回春！琨儿地下有知，亦当感恩不尽了！”

这时，仁光夫妇的脸上，才挂上阵阵的笑容。杨老太急欲一看孙儿就说：

“林医生！我们现在可以见见婴儿吗？唉！好容易我才盼望到这一天，而这一天又是林医生你赐的，你的恩德！琨儿九泉之下，亦将含笑了！”

“可以的。请！”林医生带仁光夫妇离开。

他们来到婴儿室的大玻璃窗前，林医生独自进入里面。仁光夫妇由玻璃窗望进去，里面有数十张的婴儿小床，有两行是空着的。只见林医生向管理的护士讲话，护士立即走到第三行第五张小床里，抱起婴儿，林医生陪着来到玻璃窗内，因为隔了玻璃，讲话是听不见的。林医生只能向仁光夫妇示意：这就是你俩的孙儿。

仁光睁眼望着熟睡的孙儿，以手摸摸下颏，脸上的欢颜，早把昨天的愁容，驱走得干干净净。

杨老太则恨不得立刻抱住孙儿。她的头一会儿歪过来、一会儿又侧过去，目不转睛地看个不休。好几次忘形地把手伸开去，触到玻璃又缩回来，越看越开心就问：

“仁光！你看孙儿像谁？”

“这么幼小，怎看得出来？总之，不像琨儿，就似媳妇，像谁都好，他是我们的孙儿，杨家的后代！”

护士把婴儿放回小床里，林医生由婴儿室出来，他再向仁光夫妇道贺一番，彼此才告别。

仁光夫妇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，步出约瑟留产院。他俩虽然如愿以偿，得了一位男孙，但想到未苏醒的媳妇，心里总觉有样东西给梗住。但是这阵忧虑，不会剥夺了他俩的喜悦与欢慰！因为产妇今夜可以清醒。

他俩漫步于那条幽静的道路上，两旁的树木，随微风摆

动，好像为杨家继后有人而喜舞。这条路，自从静芸留院待产以来，两个月中，他俩每天都走过。可是，今天的景色，和往日就大不相同，一切入到眼帘都是美妙的。

“仁光！你打算为孙儿取个什么名呢？”

“自从知道媳妇怀孕后，我就开始思索；男孙或女孙的名，虽然有了好几个，但都不称意。”

“我认为孙儿的名，应取大吉大利的，让他长命富贵、荣宗耀祖！那么，你将想好的念给我听听。”

仁光慢慢地念着：“天赐、天德、天右、天禄，但我总觉得很俗气。倒不如由媳妇去命名吧。”

杨老太想了想说：“媳妇是个知书识礼的女子，她定不会目无尊长。不如就取——天德，这名字也不算俗啊，呼叫起来，亦够响亮。你的意思怎样？”

“天德……天德……”仁光念了好几遍：“而今给你一说，我倒觉得这名字很有意思哩。”

“本来就太有意义的，是你嫌不雅而已。”

他俩说说谈谈，已来到家门。仁光好像一个久别家园的归人，对整个环境似乎很生疏。他举头望——海滨别墅，四个金色大字，又看看伸展在围墙外的花木，再远眺微波起伏的海面，他作了深呼吸说：

“自从琨儿的噩耗传来，一直就没在这境里留连过。瞧！今日天朗气清，阳光普照，一切都觉得生气勃勃，景色怡人。大半年来，至今天我才重新去欣赏它们。”

“呃！我也有这感觉，今天这条海滨道，比往日似乎缩短了几倍，走起来既不气喘，也不脚软。”

“本来吗，这段路根本就不远，瞧！”仁光遥指着凸出丛林外的那座白色建筑物说：“哪！留产院近在咫尺，不过步伐受了心情的影响，走起来总觉又长又远而已。”

仁光转身按了按门铃，不久，花匠——亚李，开了大铁门，很恭敬而带着胆怯地说：

“老爷！太太！你们回来啦。”他俯首等主人走进来，把铁门关上，然后走向他正在整理盆泥的树下。

“亚李！”仁光宏亮的叫声，早把亚李吓住了，他对男主人近来的脾气，每次出门归来，总以莫须有的口吻被碰钉子。而今听到仁光的呼唤，唯有捏住一把汗站定，等候主人的指斥：

“你今天的工作，准备做些什么？”

亚李听到仁光这么问，心里好笑主人问得真滑稽，难道我当花匠的，会去兼做伙头军，他唯有回答：

“今天我把数十盆的盆泥翻一翻。”

“你准备种哪几种花呢？”

亚李以为主人听了自己的回答，会换回一连串的“混帐，饭桶，长气，不中用的东西……”之类的指责，想不到主人居然会问起要种什么花？于是他回答：

“我预备种：兰花，龙吐珠，海棠，万寿菊，鸡冠，茉莉，热带花，这几种。”

“真好念头，”杨老太忽然高兴地说：“仁光！你可知道我们的孙儿是属什么的吗？”

“我不惯用农历，一下子也不知他是属什么的。”

“孙儿是属龙的。亚李方才念出的：龙吐珠，万寿菊，

多好念头啊！”说着，她转头吩咐亚李：“其他的一概不必种，就种龙吐珠和万寿菊，花盆不够的话，再买一百个。因为少奶昨夜已产下男孙。弥月之日，我们要大宴亲戚朋友。届时你要把龙吐珠和万寿菊，相间地分两排，由大门口一直摆到回廊，楼上走廊的石栏也要摆，总之，可以摆的地方尽量多摆。至于前后花园，可以着手去整理及种植，务使美化为要，我会重重赏你的。”

亚李听了女主人的吩咐，他心里一边替少爷高兴有后，一边也暗喜此后主人定不会对自己时时作那无理的呵叱。他连忙向主人作揖：“恭喜老爷！恭喜太太！”

“明天去找人来修理喷水池及葡萄架，凉亭里的大理石台、椅，及石山洞内的一概磨光。喷水池及自由神，要刷白色的，葡萄架髹朱红色，假石山则刷浅灰色。亚李！园中的一切，就由你去料理。至于屋内的布置和装修，你去告诉管家，叫他找家最有名的装修公司来估价。”

仁光吩咐完，亚李正欲转身，仁光又把他叫住：

“方才太太吩咐的事情，你听清楚没有？”

“老爷！我不但听得很清楚，而且有把握在小少爷弥月的那天，龙吐珠和万寿菊，都会盛开哩！”

“果能如此，那更应重赏了！”仁光微笑着说。

亚李匆匆地走向后园去，他去告诉管家，主人的吩咐，及向各人报告：少奶已产下小少爷的可喜消息！

仁光夫妇又向前后花园巡视一遍，看看应不应多加点缀的东西。后来商量之下，都认为国难当头的时期，过份铺张，恐招物议，还是采取适可的布置。

产妇度过长时间的昏睡后，渐渐地苏醒过来。她的手足开始蠕动，头慢慢地左右转侧，喉头哼出断续的呻吟，呻吟中带有令人听不清楚的语意。

林医生早已守候着，今见产妇将快苏醒，他和护士站在床边。护士向产妇低声呼唤，她似乎完全听不见，又昏昏地睡去。不久，又开始蠕动，呻吟，甚至想极力睁开眼睛，不过，稍睁又马上合上。

林医生按过产妇的脉搏，示意过护士就离开。

护士再呼叫着，她只应了“唔……”，很久才睁开了无神彩的眼睛，向周围一瞥，然后伸出没力的手，握住护士，很微弱而断续的进出：

“嗯……嗯……我……我很辛苦啊……”她放开手，泪珠不断地从眼角泻下。

护士同情地替她揩着眼泪说：

“杨太太！恭喜你，你产下的是位少爷啊！”

产妇听了，睁大眼睛，怔住护士，很久很久才说：

“不会的……不会的……你不要跟我开玩笑……”

“真的，的确是个男孩子，我为什么要骗你呢？”

她嘴角挂上丝丝的苦笑！接着自言自语：“真是个好孩子？那么，他总算有后了！”说着，很伤心的哭起来。

“杨太太！小心产后的身体。医生吩咐过，你不能过于悲伤的，何况此后小宝宝，正需要你的照顾。”

护士的话，怎能阻止她像决了堤的泪泉！正好林医生进来，她始敛住哭声，接见契爷林医生。

“恭喜你！静芸！杨家总算洪福齐天！你居然一索得

男，志琨不致绝后了！不过，静芸！我看着你长大的，你的个性我很了解，希望你别让无法弥补的伤心事实，杀害了自己的健康。今后你要为杨家的孙儿振作精神，更应为志琨的骨肉负起重大的责任！静芸！自小你就是个听话的好孩子。答应我，以后不再伤心！流泪！”

产妇听着林医生的话，她虽然没有痛哭，但清泪不断地向枕上流！很久很久她才说：

“是……林世伯！我会切记你的话！”

林兆祺医生，与静芸的父亲——高逸轩是世交。他和静芸的公公——杨仁光又是老友。静芸嫁给杨家，亦由他撮合的。所以静芸的难产，他付出最大的心血！现在总算母子平安。为了志琨的遗腹子，他怎能不加意去照顾这个再也受不起打击的产妇呢？

静芸产后的调养期中，林医生找尽机会，不想她多去追忆那页伤心史！不时向她说以大义。而静芸也自知今后该挑的责任，及不想公公婆婆看见自己的哀伤，增加他俩的苦楚，她决定不再在人前淌泪！

这天，静芸产后的第四天，仁光夫妇来看望媳妇。她虽然未能起来，脸色仍很苍白。见林医生陪了公公婆婆进来，她卸下往日的泪眼愁容，强逞欢颜向各人招呼。

仁光夫妇看见媳妇今天的表现，当然明白她已接受了林医生的劝慰。心中一边高兴，一边替媳妇难过。她年纪轻轻，竟做了——未亡人！今后还要为杨家抚育遗孤！

静芸叫护士把床头绞高，护士用枕头替她垫在脑后，她徐徐地向仁光夫妇说：“公公！婆婆！请你们不必天天来看

我，特别是婆婆的身体，更令我过意不去。这里的一切，林世伯会照顾我的，请你们放心！”静芸为了心中的疑团；因为尚未见抱婴儿来给她喂奶，是否因难产，婴儿早已夭折？她就问：

“你们已见过婴儿吗？他像谁呢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婆婆只应了这句，还未把下文说完，静芸肯定自己的推测没错，林世伯的藉口不过恐自己再受不起打击，故意瞒住一段时间。突然，她费尽气力，撑起身体，脸上显得更苍白，肌肉收缩得令人可怕！本已失神的双目，睁得大大的，储满泪水说：

“你俩真没见过婴儿吗？”她转问医生：“林世伯！求你老实告诉我，婴儿是否因难产已夭折了？！”

林医生为了让产妇多调养几天，才没有给她见儿子的面。他曾跟仁光夫妇商量过，他俩也同意迟几天始给她母子见面，免媳妇又惹来悲伤！谁知静芸竟向坏的方面想去。

杨老太急忙把媳妇搂住，顺手把枕头替她垫好：

“静芸！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，我的话还未讲完。因为宝宝是动手术抱出来的，所以要放在氧气箱里。我俩又何尝不着急想见见孙儿呢？但林医生说：要经过一星期，始可以给你喂奶。”杨老太为免媳妇多疑，再说：“前天你公公已拍电报往新加坡，向令双亲报喜哩！还有，你公公已为孙儿取名——天德，这个名你认为好吗？”

于是，产妇才宁静下来，她抹过眼泪说：

“公公取的名，很有意思！我不会有意见的。”

“你公公已定做一张小床，同时孙儿弥月，还要请客，

我已吩咐亚李，开始布置花园里的一切哩。”

至此，静芸的疑团才冰释了，又恢复勉强的欢容。

静芸产后的第七天，护士送婴儿来给她喂奶。她紧抱住这个呱呱坠地；就没了父亲的小生命！她含泪向婴儿脸上细看了一回，很伤心地哭起来：

“……是谁铸下的大错……今日你留下的……只有这点骨肉……此后我将怎样……告诉我……士文……士文……”她已不顾护士在旁，竟脱口叫出那个陌生的名字。

林医生早料到产妇初次见婴儿，会逃不了伤心的！所以不久他也进来，他向抱住儿子痛哭的产妇说：

“希望你冷静点，你万不能以过度悲伤的奶汁喂给小宝宝的。须知他的先天已受了影响，难道你还不为他的后天着想吗？假如你希望他有健康的身体，那么，你就应节哀顺变！静芸！这个唯一的，而是你俩的爱的结晶！但愿你为了今后的小宝宝，重新的振作自己！”

“我俩的爱的结晶？爱的结晶！”她把泪眼停留在儿子面上，不久，又偎着宝宝的脸哭起来：“苦命的孩子啊……可怜你一出世就见不到爸爸的面……”

这时，婴儿好像懂得母亲的伤心！和明白自己凄凉的身世，他也呱呱地哭起来！静芸只好将他交给护士。

静芸的弱体，经过林医生细心调理，她已能下床。有时在轮椅里，由护士推她到房外的大天台花园。在这里可以看到，晚霞波光，飞鸟投林。她有时会坐上几个钟头。既不是欣赏盆栽花卉，亦不是留恋夕阳美景。她把护士遣开，自己有气无力地，把轮椅拨到天台的尽处，怔住海洋。不久，又